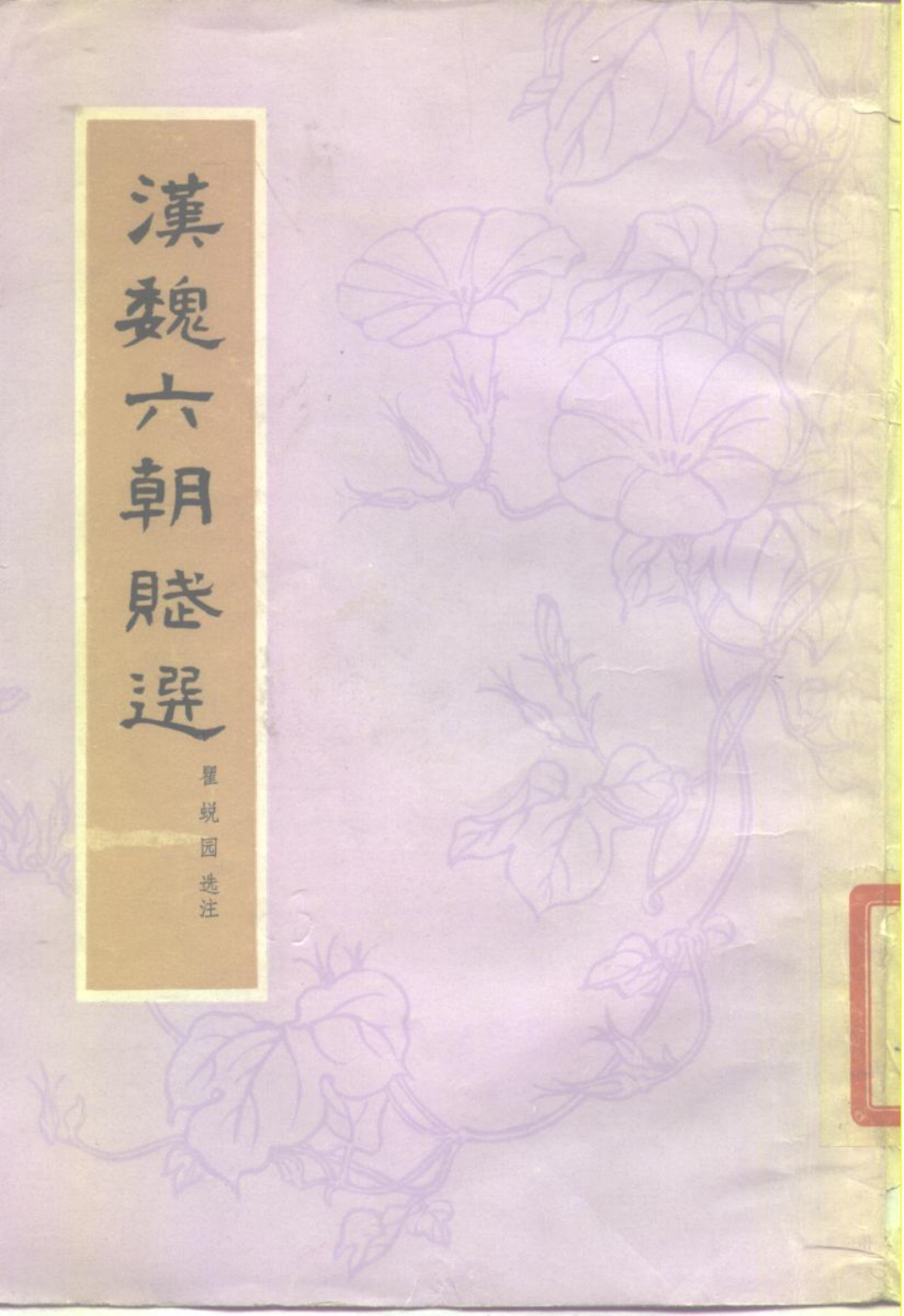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賦選

瞿銳園選注



瞿蛻園選注

漢魏六朝賦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重 印 说 明

本书根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四年七月第一版重印。因作者已于一九七三年故世，这次再版未作改动。

汉 魏 六 朝 赋 选

瞿 蜕 园 选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 字数 179,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79年3月新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0000

统一书号: 10186·82 定价: 0.90元

前言

賦的原來意義是『鋪陳其事』，爲我國古代文學的表現方法之一。《詩·大序》說『詩有風、賦、比、興、雅、頌六義，賦即其中之一。到了後來，它成爲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製，形式介於詩歌與散文之間。但從其淵源來說，它是詩歌的衍變。所以班固說：『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又說：『大儒孫卿（即荀子）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漢書·藝文志》）因此，他在《漢書·藝文志》中將詩與賦列爲一門，並分別舉出屈原和荀子兩家來作爲辭賦之祖。

大家知道，從楚辭開始，以較長的篇幅和優美的詞藻來發揮想像，傾訴感情，就成爲戰國後期人們所歡迎的文學形式。就荀子的《成相篇》和《賦篇》看來，作者也正是利用這種文體，以表達他對當時現實的態度，並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屈原和他稍後的宋玉、唐勒之輩都是楚人，荀子著書，終老於楚，可見賦又是楚國的一種新興文體。但屈原和荀賦（屈原本人並未稱他的作品爲賦，最早以賦名篇的是荀子）又各有其特色，一般說來，屈原重在抒情，荀賦重在說理。到了西漢，因五言詩尚未進入文人文學的領域，文士的創作主要在於辭賦，於是作賦之風大行。加上帝王的賞玩和鼓勵，有些文士，便以作賦獻賦當作求官的門徑。同時，由於作賦者日多，在內容和形式上也都有了發展。較諸楚辭，詩歌的成分已逐漸減少，而散文的成分有所增加；內容方面，於言志抒情之外，復多狀物敘事之作。我們也可

以這樣說：漢賦的體製較接近於荀賦，而詞藻則多取資於楚辭。清人王芑孫在《讀賦卮言》中說：『相如之徒，數典摘文，乃從荀法；賈傳以下，湛思渺慮，具有屈心。抑荀正而屈變，馬（司馬相如）愉而賈（賈誼）戚。雖云一轂，略已殊塗。』這話不是沒有見地的。

因為漢賦既是詩歌的衍變，所以漢代人就有讀賦的習慣。根據記載，當時的人朗誦楚辭，是有特定的音律節奏的。一直到隋代，還有所謂楚聲的專門家，以清切的音調博得人們的欣賞。（見《隋書·經籍志》）又如漢元帝的宮女能讀王褒的《洞簫賦》，固然這是供帝王娛樂之用，但也說明賦在當時的影響。由於賦的文彩與音節都能在視聽上使人愉快，而賦的鋪張手法又能激發人們的想像，因此它就能適應當時統治者的興趣和要求。

至於內容方面，漢大賦多少也反映出漢帝國繁榮上升時期的氣象，和被剝削的勞動人民所創造的一些物質文化上盛況。如司馬相如、揚雄那些描寫宮苑游觀的大賦，到了班固、張衡，就擴展到都城建置的敘述，生動地介紹了漢代名都大邑的規模，以及各階級階層的生活狀況。而更晚一些的西晉左思，又在他的《三都賦》裏總括了中原、東南與西南三大地區的地理歷史、物產文化，等於一部有韻的方志。這些賦中的詞彙，對瞭解當時上層集團的辭令、儀節以及博物知識等，也都有一定的幫助。同時，左思有鑒於漢代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的賦，對物產、建置的描寫和記述，有虛誇失實之處，所以他作《三都賦》時，寫到山川城邑、鳥獸草木、風謠歌舞等等，都是依據地圖、方志，以及各處風俗習慣而加以考訂的。皇甫謐曾稱贊他：『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此外，還有一些以宮苑爲題材的作品，如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何晏的《景福殿》等，雖然內容屬於專門性的，而且作賦意圖原在粉飾與歌頌，但對後世讀者，也還具有一些文物資料上的參考價值。

東漢以後，賦家的另一傾向是：從原來對事物品彙的描摹刻畫，逐漸向思想感情的發抒方面去發展，即『寫志』漸多於『體物』。通過對事物的深微觀察，進一步抒發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這就爲賦體增添了不少的新異色彩。也有用的賦來表達純粹的抽象觀念，如班固的《幽通賦》等，而陸機的《文賦》簡直用賦來探討文學理論，更是富有創造性的。

應當指出，流傳到今天的漢賦，大部分是歌功頌德、踵事增華，供封建統治者賞玩的作品，即使其中有時含有一點諷喻的意味，實際上還是迎合統治者的愛好，起着『勸百而諷一』的反面作用，也正如劉勰所說：『無貴風軌，莫益勸戒。』由於統治者的愛好，文士因獻賦而達到干祿的目的，於是賦的文學價值遂大爲削弱，賦家的流品與地位，就和『俳優』相差不多。無怪連善寫大賦的揚雄也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並且認爲在詞藻方面的追求，不過是『童子雕蟲篆刻』，是『壯夫』所不爲。後來晉代摯虞論賦，也批評辭人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即是重形式而輕內容，和揚雄所說有其共通的地方。

以上是自漢至晉有關賦體發展上的一些概況。到了南北朝，乃有所謂『文』、『筆』之分，而賦實際上已代表了整個的『文』，如這時的詔令、奏議、書札等，除不用韻以外，其他形式上也都與賦的區別極其微細；至於用韻的頌贊、箴銘、哀誄，乃至七、連珠等，則區別更少。所以在駢文盛行的時代，賦的影響

是非常深遠的。

南朝末期的宮體賦，內容和形式都趨於豔冶和雕琢，可以說是賦的沒落，但它對後來的七言詩也還有一定的影響。到了唐代，因作律賦爲進士考試的科目，律賦就和宋以後的制舉文一樣，不再有什麼價值了。我們看一看李白、杜甫所作的賦就可以知道。章太炎在《國故論衡·辨詩篇》中說：『賦之亡蓋先於詩，繼隨而後，李白賦《明堂》，杜甫賦《三大禮》，誠欲爲揚雄臺隸，猶幾弗及，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賦遂泯絕。』可見某一種文學體製，都必須經過它的產生、發展、興盛以至沒落的過程。

關於賦選，蕭統《文選》中所選的賦，是歷代所一致稱譽的，大體上確曾經過審慎的抉擇，但也不能包括全面。其他的選本則缺點更多。爲了適合今天的讀者，需要一部繁簡適中的選本，介紹不同時代、不同題材、不同風格的作品，使讀者能一覽而約略得其全貌。

因此，本書試圖在《文選》的基礎上分別去取，加上它所未能具備的，擇定二十篇，爲研讀古賦者提供一些便利。以下就編輯體例略作說明：

（一）爲精簡起見，每一類型的賦，盡可能不重複入選。例如《恨賦》與《別賦》，《雪賦》與《月賦》都只收一篇。又如京都賦只選內容更豐富的《三都賦》，就中又只選較短的《蜀都》一篇。惟《西征賦》及《哀江南賦》，因有其獨特的規模格局，雖較冗長，也予入選。至於同一作家，只選其作品略具有代表性的，以期盡量照顧全面。

(二)從文體來看，即使命名不同，屬於賦體性質的仍應歸入賦類，《七發》是其一例。至《酒箴》雖不宜逕名為賦，而形式上亦與賦無異，故也收入。其他不以賦名而實為賦之支流者，如《答客難》、《典引》之類，則限於篇幅，未能遍收。

(三)古人注書，有釋事釋意兩種，李善注《文選》，是偏重釋事的。在今天看來，由於賦中所用的詞彙往往與現代漢語距離過遠，不能不求詳盡的解釋，但若專注重詞藻的溯源，而忽略詞意的闡發，對讀者的幫助仍然不大，因此，本書的注釋採取兩者相結合的方針。除一般的字句加注外，兼顧到作者的作意。

(四)賦中的名物訓詁有不少還沒有確切解決，經過清代以至近人的考證，對舊注也有不少的糾正或補充。本書則多採用傳統上較為肯定的舊說。

由於這一工作還是初步試探，編注方面的缺點必然不少，希望讀者隨時予以指教。

瞿蛻園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目次

前言

一	賈誼：弔屈原賦并序	一
二	枚乘：七發	六
三	司馬相如：長門賦并序	二六
四	揚雄：酒箴	三三
五	張衡：歸田賦	三四
六	趙壹：刺世疾邪賦	三七
七	蔡邕：述行賦并序	四二
八	禰衡：鸚鵡賦并序	五二
九	王粲：登樓賦	五九
一〇	曹植：洛神賦并序	六三
一一	潘岳：西征賦	七〇

目次

一二	陸機	文賦并序	二六
一三	左思	三都賦(蜀都)	三七
一四	孫綽	游天台山賦并序	三二
一五	陶潛	閑情賦并序	三七
一六	鮑照	蕪城賦	三六
一七	謝莊	月賦	三八
一八	江淹	別賦	三九
一九	蕭子暉	冬草賦	三九
二〇	庾信	哀江南賦并序	四一

弔屈原賦 并序

賈誼

【題解】漢文帝的初年，王朝的統治秩序尚未穩定，對外的政策也不很明確，洛陽的一個青年學者賈誼（前二〇一——前一六九）把這個加強統治、建立政制的事業引爲己任，他以儒家學說爲中心，提出一系列主張。當時文帝很看重他，對他破格重用；但朝廷上守舊的將相大臣都嫌他年輕多事，對他進行讒害，文帝的意志也爲之動搖了，將他調離朝廷，派去作長沙王的太傅。這王傅的官職，僅僅對諸侯王本身有輔導之責，沒有任事之權。長沙地方在當時又很偏僻，因此賈誼鬱鬱不得意。在路過屈原投江的所在，感到自己的遭遇正與屈原相似，就作了這篇《弔屈原賦》。

《史記》及《漢書》本傳都載了這篇文章，以後王逸收在《楚辭》中，《文選》則改稱《弔屈原文》。現在所根據的是《文選》本，並以《史記》、《漢書》作參考。因爲畢竟是「賦」的體裁，所以仍題爲《弔屈原賦》。

這篇賦開始從正面對屈原的處境表示憤慨，對屈原的遭遇表示悼惜。以下用反反覆覆的譬喻，以龍鳳、騏驎、鱣鯨來比擬被讒害的賢者的命運。譬喻說完，就戛然而止，使讀者自然體會到作者的心煩意亂，不須再說下去了。因此，造成了比平直地敘寫事實更深厚的感染力。

誼爲長沙王^(一)太傅，旣以謫去^(二)，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四)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五)。其辭曰：

〔一〕長沙王，漢初封吳芮爲長沙王，是漢初所封的異姓王之一。其國境在今湖南東南部，都臨湘，在今長沙附近。
〔二〕謫，貶官。按，王傳的官並不比賈誼原任的大中大夫小，因爲是王國的官，在當時認爲地位低於中央政府的官，所以稱爲貶謫。
〔三〕此處所引《離騷》，與《史記》及《漢書》本傳略有不同。
〔四〕汨（覓）羅，水名。

汨水源於江西修水，西南流入湖南湘陰境，與由岳陽發源的羅水合流，因此稱汨羅江。下流注入湘水。
〔五〕以上一段是後人所寫用來作爲本文的介紹的，字句根據本傳而略有不同。

恭承嘉惠^(一)兮，俟罪^(二)長沙；側聞^(三)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四)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五)兮，乃殞厥身^(六)。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七)。蘭茸^(八)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九)。世謂隨、夷^(一〇)爲溷兮，謂跖、蹻^(一一)爲廉；莫邪^(一二)爲鈍兮，鉛刀爲銛^(一三)。吁嗟默默^(一四)，生之無故^(一五)兮；幹棄周鼎^(一六)，寶康瓠^(一七)兮。騰駕罷^(一八)牛，驂蹇^(一九)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二〇)。章甫薦履^(二一)，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二二)兮。

〔一〕嘉惠，指皇帝的恩命。

〔二〕俟罪，待罪。漢朝人習慣稱居官任職爲『待罪』，表示自己能力薄弱，不知何

時會犯罪過。是謙卑的措詞。

(三)側聞，側耳而聞的略詞，也含有恭敬謙卑之意。

(四)造，到。託，寄身。

指自己到湘水流域來居住。

(五)罔極，詩經有『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的話，意思指讒人無所不至，到處製造混亂。

造混亂。

(六)殞身，喪命。厥，其。指屈原之死。

(七)鴟，癡(chī)梟(xiāo)，貓頭鷹。按，《楚辭》的習慣表現方法，以善鳥比喻賢人，惡鳥比喻小人。

慣表現方法，以善鳥比喻賢人，惡鳥比喻小人。

(八)闔，榻(tà)茸(róng)，無能力的人。

(九)這句

說，賢聖方正的人被人橫拖豎扯，顛倒不能安身。

(十)隨，指下隨，古代傳說，商湯以天下讓下隨，而下隨不

受。夷，指伯夷，反對周武王伐紂，不食周粟而死。過去都被認為是『高尚』的人。

(十一)跖，(職zhí)，春秋魯

人，因反抗當時統治者，被誣稱盜跖，『跖』一作『蹠』。蹠，指莊蹠，戰國時楚國反抗統治者的平民領袖，亦被誣稱

為盜。

(十二)莫邪，古代有名的寶劍，相傳名匠干將和妻子莫邪合鑄兩劍，分別用兩人的名字命名。

(十三)鉞

(先xiān)，銳利。

(十四)默默，形容不得意。

(十五)生，古代『先生』二字可以簡稱『生』，這裏用來稱屈原，

賈誼本人也被稱為賈生。無故，故和辜音義相近，是說無端而遭此禍。

(十六)幹，(握wò)，轉過來。周鼎，比喻

寶器。意思是說，真正的寶物反被拋棄。

(十七)康，與『空』意義同，瓠即壺。據王先謙說，康瓠是破爛的瓦壺。

(十八)罷，同『疲』。

(十九)驂，(參cān)，古代駕車的馬，除在車轅以內的兩匹外，再加的一匹稱『驂』。蹇(簡jiǎn)，

跛足。

(二十)這句說：良馬反而低垂兩耳去拉鹽車。『驥服鹽車上太行』是古代常用的俗諺。服，駕。

(二十一)章甫，古代士的階層所用的冠，用來墊鞋子，也是比喻賢人而在下位。

(二十二)離，同『罹』，陷入，指屈原陷入了這樣的災難。

訊(一)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二)其誰語？鳳漂漂(三)其高逝兮，固自引而

遠去〔四〕。襲九淵之神龍兮〔五〕，沕深潛以自珍〔六〕；偁螻蟻〔七〕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八〕？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九〕；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一〇〕？般紛紛其離此尤〔一一〕兮，亦夫子之故也〔一二〕。歷九州而相〔一三〕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一四〕？鳳凰翔於千仞〔一五〕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一六〕。彼尋常之污瀆〔一七〕兮，豈能容夫吞舟〔一八〕之巨魚？橫江湖之鱣〔一九〕鯨兮，固將制於螻蟻〔二〇〕。

〔一〕訊(信 xìn)《漢書》作「諄」，二字古通，是告訴或責讓的意思。按，楚辭的體裁，在賦的篇末，再概括一段，《離騷》用「亂曰」二字引起，此處「訊」字專用，與「亂曰」同一體例。

〔二〕壹鬱，即抑鬱。

〔三〕漂漂，《漢書》作

「縹縹」，形容高飛遠去。

遠去，自己引退的嗎？

〔四〕這裏的意思說：既然沒有人諒解我，向誰訴說我的心事呢！不見鳳鳥就是高飛

〔六〕沕

〔五〕襲，據王先謙說，是「深藏」的意思。這句指潛伏在深水中的神龍。

〔七〕偁(免 miǎn)，

〔密 mǐ〕，不易見，形容潛伏。這句將龍的深潛加重描寫一番，表明它能珍惜自己，不遭危害。

〔八〕蛭(至 zhì)，水蟲；螾，即「蚓」。這

背離。螻(梟 xiāo)，鱷魚一類。蟻(塔 tā)，水獸。都是青魚的動物。

〔九〕自藏，保全自己。

〔一〇〕這句意思

是說：假如駿馬會受羈絆，那和犬羊有什麼兩樣！

〔一一〕般，亂。形容紛亂。尤，過錯。

〔一二〕這句說：所以

陷於這種過錯之中，也是由於你自己的緣故啊！

〔一三〕相，讀去聲，輔佐。

〔一四〕這句說：你可以走到各處

去輔佐別國的君主，何必一定要戀戀於這個地方呢！作者替屈原抱着很沉痛的惋惜，所以這樣說。當然他知道屈原是不能拋棄楚國而替別國服務的。

〔一五〕仞，古代以八尺(或說是七尺)爲仞。千仞，極言其高。

〔一六〕會，

是高的意思。擊，也是說鳥的高飛。以上再以鳳鳥爲比，鳳鳥在高空翱翔，見有德行的光輝，才肯下來，如果看出在德行的細節上有危險的徵兆，也就遠遠高飛而去了。

〔七〕尋常，形容尺度之小。古代以八尺爲『尋』，十六尺爲『常』。污漬，死水溝。

〔八〕吞舟，形容魚之大。

〔九〕鱣（鯢 shān），鯢魚。

〔十〕螻（樓 lóu），螻蛄，俗稱土狗。以上又以魚作比喻。意思說，一道水溝怎能容得下大魚？在江湖中橫行的大魚落在水溝中，就難怪要受蟲蟻的欺壓了。

七發

枚乘

【題解】西漢初年，分封的諸侯王在自己的宮廷內往往延攬人才作為賓客。各種人才之中，文士更佔重要位置。著名的如淮南王安的賓客替他編淮南子及繼作楚辭，梁王武則有枚乘、司馬相如、嚴忌一班人。他們的職務是作為文學侍從，以豐富宮廷的生活。

枚乘（？——前一四〇）字叔，淮陰（今屬江蘇）人，在作梁王武的賓客之前，也作過吳王濞的郎中，這篇七發假設吳客與楚太子的問答，可能就是在吳王宮中作的。

七發的結構是用七段話向對方進說，一段一段的鋪敘裝點，提出問題，歸根結底才提出解決的方法，以前的六段一方面又是陪筆。使得文章絢爛奪目，逐步引人入勝。一方面，又是提出其他各種解決的方法而顯示它們的不足取，以證實最後提出的是唯一的方法。自從枚乘創造了這種形式，後人就有不少摹仿的作品，如七啓、七命等，於是就有了所謂「七」的一種體裁。其實仍然是賦，不過段落分得明顯一些而已。

七發中的吳客見楚太子說這一大篇，為的是要醫治楚太子的心病，也就是要使楚太子得到精神安慰。這並不純然是枚乘想像中的寓言，實際上當時的貴族確也存在這一種享樂的方式。漢書·王褒傳中說：「太子體不安，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至太子宮虞（娛）侍太子，朝夕誦

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可見當時是把文學朗誦作爲一種娛樂，用來祛除由於糜爛的富貴生活所造成的精神空虛的。

陸機在《文賦》中曾說：『說』煒燁而譎誑。『戰國時代游士的游說之詞，和賦的前身『楚辭』，都是同一時代的產物，都有逞談辯、摘文采的特點；『說』和『賦』彼此又都互有影響。假設寓言，用縱橫馳騁的詞令和恢奇誇張的想像來博人傾聽，這是所謂『說』與『賦』的共同點，不過『說』是無韻的而『賦』是有韻的，而『七』則有時介乎有韻無韻之間。『煒燁譎誑』四字，用來形容『七』的特點，也非常恰當。

《七發》的用意，不外逐層指出物質享受之不足貴，一層音樂，二層飲食，三層車馬，四層遊覽，五層田獵，六層特別提出本地風光的曲江觀濤，最後歸結到『要言妙道』——即各種學術思想，以追求真理爲目的，這才是一篇的主旨。全篇有如一幅連環的組畫，作者善於把各種事物情景用擬人法作出生動的描繪，顯出了高度的想像力和形象表現能力。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二〕往問之，曰：『伏聞〔三〕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三〕乎？』太子曰：『憊〔四〕，謹謝客。』客因稱〔五〕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六〕和平；太子方富於年〔七〕，意者久耽〔八〕安樂，日夜無極〔九〕；邪氣襲逆，中若結轆〔一〇〕；紛屯澹淡〔一一〕；嘯唏煩醒〔一二〕；惕惕怵怵〔一三〕，臥不得瞑〔一四〕；虛中重聽〔一五〕，惡聞人聲；精神越渫〔一六〕，百病咸生；聰明眩